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三十八至四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繹史卷三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鄭厲公簒國

左傳隱公七年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

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桓公六年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

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詩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詩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左傳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

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

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祭仲不能死難黜君納賊其椎不可以為訓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穀梁說是

左傳十二年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人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三年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内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　穀梁傳其言及何由内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鄭人來請修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

何以名奪正也　穀梁傳譏奪正也

六月乙亥昭公入　穀梁傳反正也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詩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之手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

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詩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

强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左傳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韓非子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

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髙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髙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羮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

權也今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
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
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
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
也以儺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郄而欒中行作難鄭
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吴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
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
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

當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詩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詩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左傳（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

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史記齊襄公會諸侯于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

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名子亹弟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

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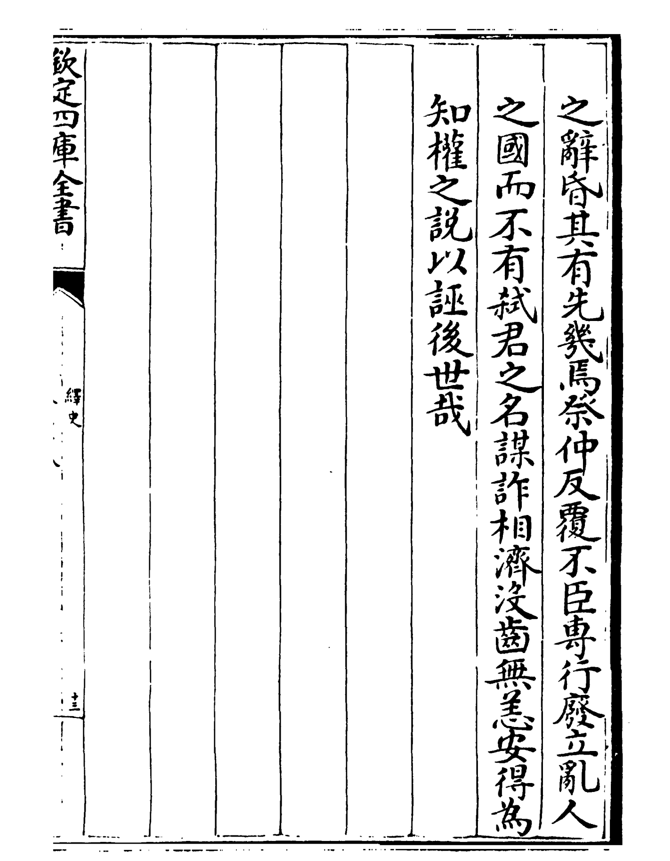
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詩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詩傳鄭有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賦出其東門

左傳十六年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

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史記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毛詩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者何子突兩立忽儀亹各一是也夫鄭莊不仁構人之骨肉而亂其國於宋尤甚子馮在鄭則欲納之華督弑君則為會以成之然則宋莊處鄭日久習見其詐惟是得國之初尚屈於鄭故在位八年行事不見於經無何而鄭莊殁矣適庶交

爭宋於是效其故智首開難端推刃尋讎天道之好
還詎不信哉犨也會稷之役魯鄭齊陳也今也宋納
厲公求賂成釁魯不能和輒比鄭以仇宋是以賂合
者仍以賂離然而宋戰方新昭公入國會袲會曹魯
宋同之春秋之諸侯何常之有矣夫鄭昭以莊公之
世適即無大援分固當立不幸而遭國多難詩人刺
其辭昏失助為賦有女同車不知文姜內淫行比婁
豬齊襄不君國刺雄狐方殺魯桓豈遂庇鄭意者忽



之辭昏其有先幾焉祭仲反覆不臣專行廢立亂人之國而不有弑君之名謀詐相濟沒齒無恙安得為知權之説以誣後世哉

繹史卷三十八

繹史卷三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曲沃幷晉

史記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

仇出奔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賔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詩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

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
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
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
繡從子於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
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
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

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
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
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
粲者何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
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羔裘豹袪自
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詩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子說揚之水詩文明白序說不誤其餘皆未必如序所言

史記七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

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紀年鄂侯五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　六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伐晉立

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水經注引紀年與坊本多異

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據此鄂侯哀侯又分立矣非鄂侯卒哀侯立如史所云也

史記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紀年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尚一軍三年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左傳桓公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

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史記哀侯八年晉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

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

左傳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紀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紀年晉侯緡九年曲沃尚一軍異於晉

詩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

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詩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左傳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史記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

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年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史文不厭詳盡

詩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詩序無衣刺晉武公

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左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二十三年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　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惠

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史記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按左氏云桓莊之族而史曰故晉之公子又城聚與城絳為二而史曰命聚為絳皆馬遷之疎

昭侯文侯之子也桓叔文侯之弟也曲沃之封邑大於國潘父作難於内而昭侯弑焉既而孝侯鄂侯莊伯弑之哀緡小子侯武公弑之遂以并晉曲沃之無

道也六弑其君矣周室播遷王綱廢墮弗能正罪討
逆而反助之天子陵夷於上奸回亦何懼之有未幾
而並叛王矣三世濟惡驕恣罔忌方改夏朔豈假周
命緡侯立而旋亡天王受其寳賂齊桓初霸威未及
遠周之衰也何可問也夫唐叔成王之介弟也翦桐
受封至文侯九世耳驪山之亂用能以王室懿親戡
定國難其遺烈匪遠也奈何以骨肉釁亂禍成耦國
椒聊揚水民樂為謀傳不云乎不有廢也其何以興

抑亦盛衰之有定數奚命名之果足以招尤邪

繹史卷三十九

繹史卷四十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慶父之亂 三桓始事

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顔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顔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顔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

旂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家語作東野畢定公顏回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

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慎子魯莊公鑄大鍾曹劌入見曰今國褊而鍾大君何不圖之已上附莊公事

公羊傳莊公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公羊傳二十二年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國語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其閒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公羊傳公會齊侯

盟于扈桓之盟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之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左傳秋丹桓宫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語嚴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

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
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
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
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
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
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
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

手出戸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典古可補儀禮

左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國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禮

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

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鍜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何以書親迎禮也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公羊傳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 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左傳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

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

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

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路寢者何正寢也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左傳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曽淫于宫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

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禮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

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二傳說仲孫異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

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

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名而縊殺之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

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〇言之色喜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曰出絶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左傳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

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

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

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異聞從何得來

左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

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九年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

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公羊傳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

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

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十四年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國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寛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

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寛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臯也則請納禄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葢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

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左傳十五年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禮稱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莊公之與齊襄父仇也

父仇者之女而可以娶乎納幣親迎行皆踰禮丹楹刻桷侈為美觀是誠何心哉宜齊人之目為展我甥兮也昔文姜死而魯國靖顧若哀姜之淫亂復不減於文姜慶父與叔牙同母者也季友與莊公同母者也慶父久窺君位叔牙助之俄而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酖之不示顯戮以為親也其滅親也以為國也叔牙死則慶父孤亂庶遄止乃姜氏宣淫必欲立之殺子般又殺閔公比歲而弑兩君周公之祀不絶如綫

矣叔牙若在又將何如也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季子不入魯國不寧齊桓仗義而殺哀姜僖公之立天若啓之張公室討亂逆非季子吾誰與歸乎季氏有定魯之功故世為執政彼二子者同惡相濟國有常典用以殄絕其世亦云宜也魯國無政兼為立後公孫敖以庶長之孽當僖公之世帥師以奉霸令猶未見其專政也迨乎文公而專之形遂成矣罪人之餘幸而不廢驟得政枋專會諸侯嗣是行父也得臣也帥

師城邑三家之勢如鼎足立焉由孟氏為之先也穆伯奔莒以從已氏徇欲而棄君命倘數其罪以除其世且以振慶父之惡彼二氏亦知所懼矣而魯人不能也孟氏固而三家俱固孟氏侈而三家俱侈魯政之去公室也豈無因乎

繹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四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王子克子頽之亂

詩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詩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左傳（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

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已上子克之亂

左傳莊公十六年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十九年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

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詭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紀年晉獻公元年王如成周周有白兔舞于市二年王子頽亂王居于鄭鄭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水經注引事最奇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

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國語

惠王三年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王子穨王處於鄭三年子穨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儛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穨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穨及三大夫王乃入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穨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七年 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

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信公十年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已上子頽之亂

周室之亂起於並后匹嫡而奸人乘之以為利在昔擕王干位王室播遷周幾不祀乃猶不鑒子克之謀起於桓王之寵也子頽之僭始於王姚之嬖也辛伯先識亂本而蚤除其害是以莊王之時國無大患惠

王取圍奪田咸不以禮五大夫奉子頹以伐之所謂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子頹樂禍鄭伯知其不終輒復效尤昔人所由致論於曰睫乎惠王以私行賞沒鄭之功內難甫平又寵叔帶而周室自此多事矣暗主殆不可與言哉

繹史卷四十一